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學庸正說卷上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朱衣

學庸正說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學庸正說三卷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每節衍為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不盡之意附載于後畧如近世講

章然詞旨醇正詮釋詳明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子之格物併補傳一章亦為訓解其說中庸不以無聲無臭虛擬性天而始終歸本于慎獨皆確然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為一代名臣守正不阿出其天性故當狂禪橫溢之時能卓然有以自立雖不以講學名而所言篤實過于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近而忽之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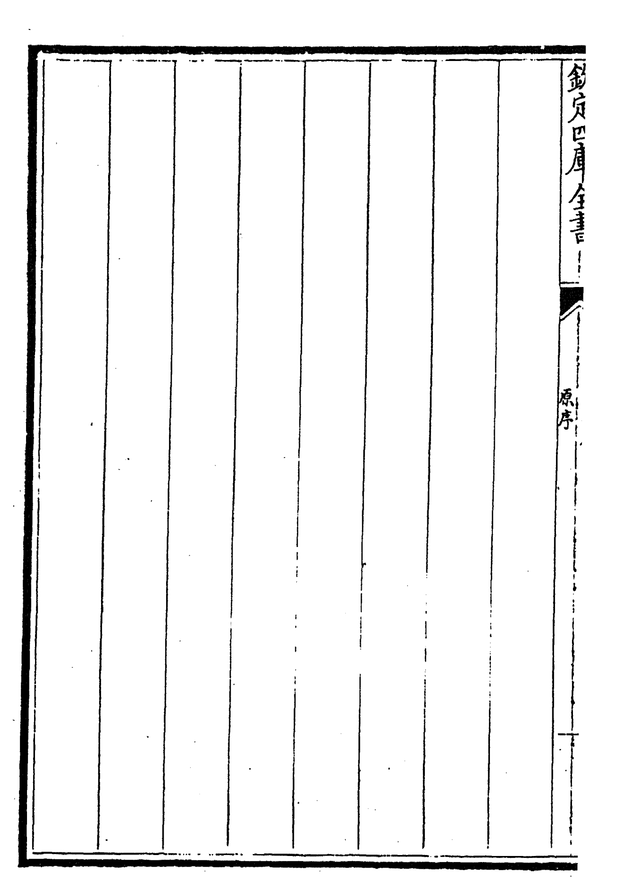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大學中庸正説序

論語者編次仲尼及弟子之言也孟子者孟子之所著也惟曾子子思之所為書以大學中庸名大學者言其道之大也中庸者言其道之中正而平常也二書之大㫖具矣初學率苦二書之難通而尤以中庸為難夫大者反易庸者反難二賢豈欺我哉夫道一而已矣言語文字則有詳略隱顯之異焉猶㕑之與其旃之與之也且以二書之首章言之明德則天命之性也率之而為

道不待言矣新民則修道之教也慎獨所以誠意而正心也中和在其中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天地位萬物育也曾有一之弗合者乎余少時先大夫命之習淺說至於今三四十年矣而世道大變士皆喜為異說欲高出前輩之上且浸淫於佛老之說余甚懼焉命兒輩仍守淺說之學然往時風氣渾樸學士家於聖賢之書僅求通曉未甚精覈其解多在郞廡之間鮮窺窔奥余乃以淺說為主參以近日名家之說會萃折衷晝夜思

索偶有所得亦頗有先儒之所未發者然自謂不害其
為同他日視之殆有可以解頤令兒輩習之知吾道之
滋腴無窮無庸求異為也萬歷乙卯仲春朔日高邑趙
南星撰



欽定四庫全書

學庸正說卷上

明 趙南星 撰

大學正說

大學之道 三節

大學者進乎小學大人之所務也道則其學之方法也

大學之道何在在明己之明德又在乎新民之德又在乎止於至善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

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既曰明德則本無不明也而猶有待於明之者蓋人鍾二五之氣以生不能皆值其清而粹者故耳目口鼻之欲得以因其氣禀之拘而蔽之而明者昏矣然其明猶未嘗息也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審理欲之幾致克復之決務使偏者以正蔽者以開而本明之體得以復其初也然同此人則同具此明德乾吾父坤吾母而同具此明德之人則皆吾同胞之兄弟也我既有以自明而置吾身於

光明瑩淨之中而人之有所昏而未能自明者吾忍坐視其沉溺於冥迷汙穢之域而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新之哉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為善之資開導引掖示之以為善之路慮其倦也為之鼓舞作興防其背也為之懲戒禁止務使舊染之汙悉去民風丕變世道為之一新也然太極之中不容有一物之雜而人之為善不可不盡其本然之量故又必止於至善至善者天理當然之極致萬善合為一善精微純粹而無瑕者也止

之云者以之為明徳新民之標的未至則必求至於是已至則安於是而不遷也兼此三者乃可謂之大學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不先知之而能勉以行之者此止於至善者所以必由知而後得也茍能由學問思辨之功以入於融會貫通之境於至善之所當止者皆了然於胸中而知之極其精則定静安慮之妙隨之矣夫多歧亂心則進趨莫決所見既定則用志不分吾以為至當歸一而不可易者既的然在此而不在彼則精神之所

傾注亦斷然在此而不移於彼矣志不因之而定乎人惟志於此而又惑於彼將往於東而又欲移於西則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來而不勝其膠擾矣志既有定則内念不興外物不揺静亦静也動亦静也身以心為主心以身為役心既静矣則隨吾身之所處自不覺其從容而閒暇安舒而順適固未有内境騷然而在外得以晏然無事者亦未有妄念既除而視天下猶有鯱䖶不寧者也精詳出於閑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必

無物而后能觀物必無事而后能應事蓋事物之來紛紜轇轕而吾在倉皇迫猝之中以麄心浮氣與之相酬酢則何以求通於會審著於微哉故必安而後能慮也學至於能慮則義精而仁熟存神而應妙以時而措咸得其宜從心所欲不踰乎矩明德新民之至善不有以得所止哉非知止安能至此乎然則欲止至善者必求造於知止之地可也合而觀之明德新民兩物也必先明德而后可推之以新民是明德為本新民為末非物

有本末乎知止能得一事也必先知止而后可因之以得所止是知止為始能得為終非事有終始乎學者誠知明德知止為本為始而先之知新民能得為末為終而后之則其進為有序而趨向之路不差自此而往庶幾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其於道也不亦近乎

大學之道以明德為主新民以吾之明德而明乎民之德也民德不明即己德之不明也至善即明德之

至精至粹協於克一者也非明德新民各止於至善也若有許多至善則知止者心雜而不定矣羅近溪云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為之者亦須大手段也此語甚妙愚謂亦須善悟脫去俗儒之見方識其大如止至善之說姑舉一隅耳　知止能得分明是孟子所謂聖智之事大學造極處也下文事有終始即所謂始終之條理也知止不可說以致知為入

門下文格物致知乃是入門所謂先明諸心知所往
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者也未便能知止也而後後字
非是今日後日之後只是言知止方能有定云云耳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二節
夫知先後而近道不覲於古之人乎古之人以宇宙為
一身不獨明明德於己而欲明明德於天下天下皆歸
於平也然天下之本在國欲平天下者必先立標準胥
教誨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欲治其國者必先正倫理

篤恩義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欲齊其家者必舉動合義好惡循理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心有不正則身無所管攝矣欲修身者必敬以直内虚以應物而先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意有不誠則心為所累欲正心者必戒其自欺求其自慊而先誠其意若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知有未至則真妄錯雜善惡莫辨欲誠意者必推良知之天以盡此心之量而知無不致可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雖散在萬物實管於人之一心人

心物理相為流通理有未窮知必有蔽欲致知者又在即事即物窮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而物無不格可也誠能於理之在物者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而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至矣知焉既至則真妄善惡皎然明白意可得而誠矣意焉既誠則心無所累物不能動而可正矣心焉既正則身有所主物不能累而可修矣身無不修則有以儀刑其一家家不由是而可齊乎家無不齊則有以感化

於一國國不由是而可治乎國治則篤近而舉遠舉此以加彼而天下之平也不難矣是則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非知所先後奚足以近之乎

首節言明德新民後却不言欲新天下之民而云欲明明德於天下見得新民即明明德之事也由此觀之

中庸致中和即是致中和於天地萬物盡性即是盡

其性於人物天地誠者成物不云將以成物而云所以成物也更為了然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二節

夫大學之目或為修身而設或自修身而推若是乎修身之要也故天下之人皆具心意知識而為身則皆聯家國天下以成身貴極於天子天子者一人也其任家國天下之責重非徒以其位也下此者可知矣微極於庶人庶人者億兆人也其任家國天下之責均誠皆以

其道也上此者可知矣故分雖懸絶而道則一致皆以修其身為本齊治均平無一人而可自諉則格致誠正無一人而可自怠者也苟身焉不修則其本亂矣本亂則推有不準動有不化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末之治者無是理也然以家對國天下而言則理一而分殊是家在所厚而國與天下在所薄家焉不齊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欲求國治天下平而所薄者厚寧有是理乎是修身為新民之本而齊家又新民之首務也

康誥曰克明德章

大學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意謂道有統會學有淵源聖經首言明德非始於孔氏也康誥曰克明德蓋人之所得乎天而無少不明者德也人皆有之但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而不能無所昏馬惟此文王緝熙敬止能明其德而有以全其本然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明命也人皆得之但静馬不知存養動馬不知省察而不能無所失

焉惟此成湯日新又新顧此明命而不離於須臾也至於帝典又曰克明峻德蓋德之在人本至高大也人皆有之惟昏於物誘祗見其卑小耳惟帝堯也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不以一毫私欲自蔽故廣大高明適得吾體也觀於書之所言是由近而我周之文王遡之而成湯又遡之而帝堯同得此明德以為我則同明此明德以成其為我就其所本有者而不使之汩即其所本明者而不使之昏帝之所以稱聖王之所以稱明務之為學

術衍之爲道脈皆不過自明其德耳世代綿邈若其親相授受豈非萬古此明德千聖此自明哉

朱子說明德自天命之喚做明命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个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最說的透切克明峻德如太虛晴朗自見天宇寥廓自明自字是自己之自要用心看正如中庸所謂自成見得明德本明無所增益亦見得自德自明無可推託

湯之盤銘曰　章

大學傳之二章釋新民意謂吾之與民同受明德於天自明固新民之本新民即明德之事二者皆人主所以格天不容偏廢亦不容茍焉而已者也湯之盤銘曰物欲之染明德之垢也誠能一日之間覺昔日之為非即以令日為始奮然滌除之是有以自新矣然使日新而新之之功不繼則猶夫昔日之汙也故必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而繼功於自新之後若然則己德常新而新民

之本立矣康誥曰民俗雖污於習染而良心本自不泯是其自新之機也機者不可驅之以法制而可誘之以教化者也為上者必多方以鼓舞之勤者勞之恐其或怠於終鋭者節之恐其或靡於後有褒有揚以為賢者之勸有樂有歌以為嚴者之和使之振奮踴躍不能自已以去其惡而遷於善革其舊而進乎新也若然則民德以新而自新之功著矣夫民德既新則天命亦新獨不觀諸文王之詩乎詩謂周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

王矣固舊邦也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明德之馨昭升於天天命始集於我周非復舊日之侯邦矣觀於詩書所稱聖人新民之極如此是故君子知自新之為本所以澡身浴德者固不遺餘力而灼見夫萬物之一體推之以新民亦必不遺餘術務使一世之人無一人之不新其德雖天命不可圖度而吾之自新以新民者必足以格天而後已否則新民之未至即明德之有歉也而君子豈但已哉

日日新及作字便有用極意新命則其驗也末節重
新民釋新民乃言用其極者正以新民即明德之事
明德到極處而新民不到極處亦非明德不惟非天
生先覺之意而於明德之分量亦有所未盡矣只看
論語知及仁守動民不以禮亦為未善便自了了

詩云邦畿千里　止於信

大學傳之三章釋止至善謂夫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
者非有出於吾人性分之外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所止也詩云緡蠻黄鳥止於丘隅孔子讀而賛之曰黄鳥乃一物之微於止猶知所止之處也可以人為萬物之靈尚不知所當止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古之止至善者文王是已詩云穆穆深遠之文王能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今自其所止之大者言之仁者君之道也世固有為君而仁而未能止於仁者文王之為人君惠鮮懐保至使有夏沐其澤止於仁矣敬者臣之道也世固

有為臣而敬而未能止於敬者文王之為人臣推遜養晦至使嚴主霽其威止於敬矣孝者子之道文王之為人子則止於孝靡悔之承周祜以篤非徒問視之節也慈者父之道文王之為人父則止於慈有聲之貽周命以新非徒諭教之勤也以至於與國人交則其道在於信文王於信而止之厥德不回萬邦作孚豈特虞芮之質成已哉蓋文王惟一敬止而在君為仁在臣為敬在父子為慈孝在交為信皆一敬之所為也欲止至善者

則文王我師也哉

詩云瞻彼淇澳　至末

以此而體之於已則為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故觀其德而民可知也以此而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於至善故觀其民而德亦可知也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詩之言如此豈無謂哉其所謂如切如磋者葢言君子之為學何者為所當然何者為所以

然講習以聚之討論以辨之雖已精矣猶以為未精而必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修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省察以審其幾克治以致其決雖已密矣猶以為未密而必益求其密也其瑟兮僩兮之言則言君子之存於心者純一嚴整而無放逸頽惰之失也其赫兮喧兮之言則言君子之見於外者光輝明盛而有從容中道之妙也其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則又言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

地則明德之在已者極其廣大無少欠缺而為德之盛此之謂止於至善也是以民之仰其德者誠心愛慕而自不能忘也葢所謂覩其德而民可知者如此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夫前王何以能使人思之而不忘哉葢前王耿光大烈之垂而後之欲聞至道者得以述而識焉貽謀燕翼之遠而後之保明其身者得以據而依焉是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也休養生息以開太平後民皆含哺鼓腹而游其天焉分田制里以遂生養後民皆耕

田鑿井而賴其用焉是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夫其餘澤之在人有如此此所以沒世之遠而人思慕之而不忘也豈非新民之至善哉葢所謂觀其民而德可知者如此

親親作創業垂統於新民之意較疎只是前王篤於親而後人效之耳舊說未易輕變故識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章

大學傳之四章釋本末謂夫君子與民同在明德之中

其視民即我也而經云物有本末者正以視民即我者為能以我化民而不徒以智力勝之也夫子有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使天下而皆善良也則亦何訟之有惟夫無情之人曲於理而强於詞譸張為幻使上之人以非為是而詐謾日長於是能聽訟者為明察矣然天下豈少無情之人哉訟亦何可勝聽也其必無情者不能盡其辭而後無訟乎此其人非昔辯而今訥也良由我之明德既明而民之得於下觀者皆自

知其旣往之非惕然愧畏若有嚴刑在其旁者故雖無情之人亦以為理曲一負也以曲而為直是重之負也何敢令吾君聞之也此其辭之所以不得盡也夫如是舉世皆善良也又何訟之可聽乎夫天下故非無訟也而一旦無訟民可不謂新乎而大畏民志者實使之觀此可以知明德為新民之本矣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盡字是自逞之意見得這等人極難服不得字又妙言空有利口而今全用不著却

似要逞而不得者此句虛虛講更有躍如之趣若說出有耻意則下文少味矣訟不待聽而自無句欠精訟原無待聽而無之理只是無訟可聽　易曰不克訟言顧理不可而不訟也如虞芮之君睹文王之化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　章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意謂大學傳之五章葢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力之地

於此不用其力則如醉不醒如夢未覺而誠正修齊治平舉無自而用力矣然則此傳誠有不可缺者故二程夫子始為之說以開聖學之源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極吾心之知在乎窮致事物之理也何則人心之靈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莫不有知也天下之物必有所當然與所以然莫不有理也知在心而實周於物理在物而實具於心惟於物之理有未窮故吾心之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

始教之初必使後學自一身以至於萬物莫不因吾心本然所知之理而益加學問思辨之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於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至於積累既多之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理不惟有以包括其大槩而其節目條件亦洞然而無餘不惟有以察識其易見而其委曲細微亦瞭然而皆盡夫人心物理相為流通者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萬殊一本而為吾心之

體之全者有以極其全一本萬殊而為吾心之用之大
者有以充其大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　章

大學傳之六章釋誠意謂夫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謂
也蓋意生於人心之知故誠意必先於致知誠與欺相
反者也致知之後知善之可好矣而或以其不便於已
私而好之不誠知惡之可惡矣而或以其便於已私而
惡之不誠此欲以誰欺也豈非自欺哉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之謂也如惡惡必如惡惡臭夫惡惡臭者未有自欺者也好善必如好好色夫好好色者未有自欺者也此則極好惡之真而洒然甚快矣極好惡之盡而充然甚足矣不謂之自慊乎夫自知而昧之為欺而欺亦自知也自知而不欺為慊而慊亦自知也自知者獨知而人不知者也以其獨知而人不知也故易肆自欺之念從此生矣故君子必視吾心之獨知若天監之在茲神明之為伍戒慎恐懼毫不敢忽則己私不萌而自欺

之端絶矣夫人心之神亦何可自欺也小人者非不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以不能慎獨故其閒居之時肆為不善無所不至自欺甚矣及見君子邪正相形乃覺其所為之非而厭然消沮閉藏揜其不善而著其虛善以自葢其視人之視己若見己之肺肝然不惟見其行事且併其揜與著之情而見之也夫自以為見其肺肝則肺肝畢見矣夫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所謂善惡誠於中則必形於外

者正此之謂也夫不能慎獨其流弊必至於此故君子必重以為戒謹之於一念之初而防之於早也曾子平日亦有言曰人皆以為幽獨之中深僻隱奥人不之知也殊不知吾之意即天下人之意吾之知即天下人之知非必有窺於其旁者而吾自為可視蓋十目所共視矣非必有伺於其側者而吾自為可指蓋十手所共指矣為善者固無微而不顯為惡者尤欲蓋而彌彰其可畏矣乎此欲誠意者所以必慎其獨也夫意誠之謂有

德亦安可掩也蓋富則能潤屋德則能潤身自然之符也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寛平以言其體則不拘不迫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夫誠意之驗如此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蓋意之不誠則為詐善雖七尺之軀不能自潤何以明德而新民乎

自欺二字古所未發是聖賢喚醒人處言人明知善惡而好惡卻不著實知之者是誰不著實者是誰分

明是自己哄自己只此二字使人通身汗下不自欺便是自慊此處不暇說到徇外為人亦未說到實用其力乃是念頭起處舜跖之分也慎獨獨字對人而言因為人不知容易放肆放肆便是自欺故須加謹此又下手口訣也如見其肺肝只是言小人窘迫慚懅無地自容之狀非說別人見之覰己字可見其實真情畢露人皆見之矣余前此亦依舊說作別人見之友人吳徹如之子洪亮作此題云亦其心之自為

如見耳余甚歎賞不知此少年安得此見解也十目
所視節舊說用事必有迹實必有聲等語亦太粗只
是言人心之知不容自欺惡惡臭好好色幾曾著意
來好惡之萌心中纔說我定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這便是不誠了誠意原無下手處只是慎獨為要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章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謂夫經文所謂修身在正
其心者何謂也蓋人之所得於天者有虛靈知覺之心

則隨其身之所接於物者必有喜怒憂懼之用然惟以其澄然虛者待其適然而來以其廓然公者任其適然而去則心正矣不然而有所忿懥則心以忿懥而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心以恐懼而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心以好樂而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心以憂患而不得其正夫心既不正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故目雖司視也心既不存則視之而不見非惟不能視遠而已耳雖司聽也心既不存則聽之而不

聞非惟不能聽德而已食雖在於口也心既不存則食而不知其味非惟不知正味而已如此而尚可語修身乎夫心不正則身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不得其正是說心不正非說忿懥等如坐者偏某隅只可說坐不正說不得某隅不正也食而不知味與中庸鮮能知味稍異彼是說正味此則併酸醎苦辣

都不知耳舊說此節推而至於應事接物皆不得理
非是葢如此分明是不知天地更說甚得理不得理

所謂齊其家　章

大學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謂夫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謂也葢修身之道不越審好惡理情性而好惡之所首被者家是也人之處家内或蔽於愛憎之意遂膠固而不移外或怵於毁譽之言遂冥迷而不悟故之其所親愛而偏焉之其所賤惡而偏焉之其所畏

敬而偏焉之其所哀矜而偏焉之其所傲惰而偏焉夫偏於親愛畏敬哀矜者是好而不知其惡也偏於賤惡傲惰者是惡而不知其美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則情之所發各當乎天而求之天下葢亦鮮其人矣故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溺愛者不明有莫知其子之惡者焉猶知苗莫若農然貪得者無厭有莫知其苗之碩者焉諺之所言如此正謂人情之好惡易偏也夫好惡徇於一偏則吾之所以自處者已不得其理是謂

身不修也以之處家必不能使一家之人恩義篤倫理正而歸於齊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夫家且不可得而齊况國與天下乎明德之功既疎新民之機遂窒此大學之道必以修身為本也

易家人一卦大要以剛為善蓋剛則能克己克己則能不偏而終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即大學修齊之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　　章

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何謂也葢身修則家可教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而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者無是理也故治國君子惟修身以教於家其身初不出乎家而其化自行於國所以然者何哉葢家國同一理齊治無二機是故孝者所以事親也然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所以事君之道寧有外於孝乎弟者所以事兄也然國之有長亦猶家之有兄所以事長之道寧有外於弟乎慈者所以畜幼也然國之有衆亦猶家之

有幼所以使衆之道寧有外於慈乎然是孝弟慈也者根諸人心之固有而非由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强為故康誥曰如保赤子誠以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為之母者惟其中心愛之是以心誠求之雖或不中亦不逺矣然此皆自然而能世豈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哉慈幼之道既不待於强為則孝弟亦豈待於强為哉施之國者取之家而有餘施之家者取之心而自足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是故君子盡孝弟慈之

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藹乎有恩以相愛而仁矣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為仁一家之中爍然有禮以相接而讓矣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為讓家與家相習人與人相覿自有不期而然者向使一人貪戾無仁讓之德則一國作亂無仁讓之風矣是則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握於此曾不越毫芒而其感甚神若肖括而釋也觸於彼曾不踰瞬息而其肖甚速若應弦而中也其機如此此所謂一言之失足以

敗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者也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階而行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稽之於古堯舜躬行孝弟慈之德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堯舜桀紂之民所從不同其從好一也若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反其所好而欲民之從得乎是故君子必有善於己而後出令以求人之善以為我之所求乎人即人之所求乎我也無惡於己而后出令

以禁人之惡以為我之所非乎人即人之所非乎我也此乃推已及人所謂恕也是以民樂君子之恕自協於極而忘其求之也自易其惡而忘其非之也此君子之所以藏其身也若未能有善而無惡而責民以為善而去惡則是顯然以其不肖之身使人指而議之不藏其身於恕而欲人之曉然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寧有此理哉合而言之可見國覲於家家覲於身故欲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是道也詩人蓋詳言之矣桃夭

之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美賢女之被化則然也夫家國一理也必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婦順之章明則刑于之化也蓼蕭之詩云宜兄宜弟美諸侯之令德則然也夫齊治一機也必能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愷悌之四達則友于之風也鳲鳩之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美諸侯之有常度則然也夫教國不異於教家也吾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能盡其道而足以取法於人然後國之為父子兄

弟皆有所觀感而是則是效矣彝倫之攸叙孰非一人之建極哉由三詩之言觀之或言家而已該乎國或言國而必遡於家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此之謂歟

羅近溪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

德於天下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内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户户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的以此三件事修諸已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的以此修已率人故縱有作為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二節

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葢孝弟慈之道非特家國之所同亦天下之所同也觀於君子之所以教國則天下可知矣今夫上能老吾之老而盡孝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上能長吾之長而盡弟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上能恤孤而盡慈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慈而無悖戾者矣此所謂家齊而國

治者也由此觀之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既知所興起矣天下之人均有孝弟慈之心惟在上之人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之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有絜矩之道使遠近大小平均如一而咸遂其興起之願也絜矩之義何如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凡工人為方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葢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

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如在上之使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使下在下之事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事上或所惡於前人之先於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後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先後所惡於後人之從於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前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從前又如在右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

左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左在左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夫上下四旁人雖至衆而因心推己之中即盡均調劑量之法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之謂絜矩之道也君子非此何以平天下哉

紹聞編云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　此章說平天下不外乎孝弟慈羅近溪所謂大學術也篇中所云絜矩之道

都是政事所以使天下咸遂此三者之願耳

詩云樂只君子　則失國

是絜矩之道人君父母天下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葢言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已之好惡如是則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父母哉夫人君之不能父母其民者由於自尊而卑民耳不知父母天下乃所以成其尊也詩云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葢言居尊之難也夫師尹其小者也有國者其位益尊則民之具瞻益衆其好其惡四海之命脉係之几席之間莫非危幾何可以不慎也慎則好惡自不敢偏矣若以居尊為得肆之地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而為天下之大僇矣然則為人君者何可以不絜矩也詩又有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葢言殷之先王有道而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

及紂之身無道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夫得衆之道不外乎絜矩而已民以為父母而國得否則為天下之大僇殷監固不遠哉

樂只君子節言人君之道自合如此南山節乃以利害言之為民之父母乃是得衆不可對大僇得衆二句只泛泛言之後方説向絜矩下文道善則得之二句倣此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以為實

夫絜矩者其施之於天下則謂之道其本之於身心則謂之德是故君子欲以絜矩平天下必先格致誠正以慎乎德齋戒神明惟恐其昏於欲也有德則被德者皆於我乎歸附斯有人矣有人則歸德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慎德非為財用也而財用自足是德固不可與財等論也德其本乎絜矩以平天下而德實基之安得不謂之本若財雖有國之所必

需而無關於理亂之數特末務耳人君知此而外內之分自明矣苟或棄德不務而惟財是專是外本而內末也此風一倡民皆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好則必争而不已是上導之争也争則必奪而後已是上教之奪也争奪成風尚得以有其民乎是故財者可散而不可聚者也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離心於下慎德為先而財散於下則民必歸心於上為人君者何可聚財而散民也况財用出於有人民既散矣亦安

得以有其財乎是故言以悖理而出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末有君施逆命而民無逆詞者也貨以悖理而入則下亦悖理而奪之末有上貪於利而下不侵畔者也夫民之聚散天命之所以去留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夫無常者非悠忽糾紛而不可知也言天道至公不私一姓不阿一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夫散財之謂善衆之所由得也而天命隨之聚財之謂不善衆之所由失也而天命亦隨之夫財者末也而散之可以得

民可以得天命人君亦何可外本而内末哉嘗觀楚書所載王孫圉對趙簡子白珩之問曰楚國不以白珩為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為寶又嘗觀舅犯對子顯復國之勸曰亡人不以得國為寶惟哀痛慘怛盡愛親之道為寶不敢因喪規利也此二書者皆可謂明於外内之分者也人君何可外本而内末哉

德本財末是論道理如此非有德能致有財而見其為本有財由於有德而見其為末也註疏貨悖入節

云事不兩興財由民立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以失之

由此言之平天下之道在同民心以為好惡而已而好惡之大者尤在於用人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誠一無他技能葢誠一之至本無技能非有之而不表暴也其心平易坦直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吾想其心殆休休然如有容者焉其見人之有技是已之所無也若已有之而必欲其

見用見人之彥聖是已之所好也其好之之篤不但如其口之所言如此然則所謂如有容者實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能保我之子孫而賢賢親親以能保我之黎民而樂樂利利亦庶幾有利於國家哉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也則娼疾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之彥聖也則拂戾阻抑之使之不得通如此則實不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不能保我之子孫黎民國家亦曰殆哉秦

誓之言如此人君之所愛者宜莫如休休之臣所惡者宜莫如娼疾之臣昭昭也然而未易能也其惟仁人乎無欲者能審斷而讒諂面諛之計窮無私者能用罰而優柔姑息之㢢祛故於娼疾小人不惟不容於朝必加以放流之刑迸諸四夷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夫愛人而不使其受害於奸回惡人而不使其肆毒於良善此所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也自非仁人則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或舉之而不能先者則是以輕忽

放易之心而待天下才德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者則是以優游含宏之量而待妨賢病國之人不亦過乎下此者惟徇己見不顧公論於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排衆獨進而偏好之是謂拂人惡惡之性矣於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任質無技而偏惡之是謂拂人好善之性矣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災患胡可得也然則有國

者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絜矩之道哉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君子之治天下有絜矩之大道好以天下惡以天下存之一天地之為心盡羣生以覆育施之一神化之並運舉一世而甄陶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忠信者誠也誠則吾心之所包含者物理盡乎其中矣吾心之所裁度者物情盡乎其間矣大道寧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已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心之中莫

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已之異觀雖欲絜矩亦有所不能矣大道寧不於是而失乎

其如有容焉如字是形容大臣心體之大有不可窺測之意實能容之實字正與如字相應

生財有大道　至末

夫君子而有得於大道則其所以治天下者無往而非大道也世之人主以為理財必以智術而後財可不匱不知生財自有大道蕩蕩平平無庸智術為也惟使國

無游民而生之者衆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為之者疾量入為出而用之者舒生之衆為之疾則財之源以開而其來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之流以節而其去也有限所生者不可勝食所為者不可勝用無人而不足亦且無時而不足矣此之謂大道也夫財者所以聚人也善用之則財即德也故仁者以天下之財散之於天下由是天下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用財以發起其身也不仁者好專利而不顧大難以其

身之危亡而發起其財愚亦甚矣夫仁者以財發身豈患無財乎葢以一人愛天下者君之仁也以天下奉一人者民之義也上之人真能視民如子導利而布之以遂民生是所好在仁不在富也則斯民忠愛之心以感觸而益奮所好者在義不在利矣未有上好仁以愛其下而下不好義以忠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公家之事皆其情之所樂赴必能盡力以究其業此好義之徵也借曰不終吾知其必無矣夫下既好義而終事民之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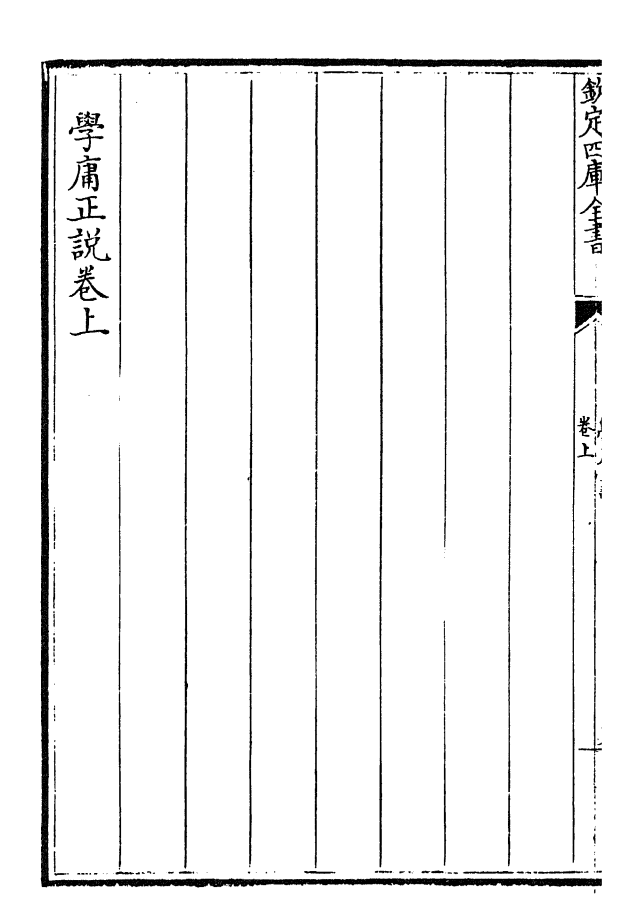
君若此其甚也則其視君之府庫猶私積也寧有不得而有之者乎蓋君子以利悅其民而小人以利供其君正其道之相成而心之相感者也仁者之以財發身如此由斯以談人君公利於下固仁也亦義也固義也亦利也孟獻子有言曰士初試為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禄矣豈可察於雞豚以分民生産之利乎為卿大夫而喪祭得以用氷者曰伐氷之家伐氷之家則其禄厚矣豈可畜養牛羊

以侵民生產之利乎然察雞豚畜牛羊不過陰奪民之利耳至於畜聚斂之臣則為横奪民之利矣况百乗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乗者是其禄尤厚於畜馬乗伐氷之家者矣豈可畜聚斂之臣乎與其有聚斂之臣以傷民之財寧有盜臣以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以義為利者固在人君之自擇聚斂之臣亦必不可用也長國家而專務財用者實由聚

斂之小人導之也彼方以為善於利國而畜之不知小人之心惟利是徇使其得為國家則以聚斂為長策以掊尅為嘉謀由是民窮財盡衆叛親離天災人禍雜然並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亦終如之何哉求利之害如此為人上者即不慮專利之害於民亦豈可不為國家計乎此所以言為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而惟當以義為利也

以義為利猶云以不貪為寶耳享其利只可帯說荆

川之文至矣



學庸正說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學庸正說卷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朱衣

學庸正說卷中

明 趙南星 撰

中庸正說上

天命之謂性 章

中庸首章明道之原以示人謂理必知所本而後可以共學名必知所自而後可與盡義今夫性道教之名人皆知之而鮮知其所以名也夫太極渾淪無外而理爲

之綱維主宰以成夫造化曰天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人咸得之以生真立乎精之中而理妙乎物之有天道所繼之善即人之所以成性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具於心寂然而已有感即通而見於外不煩繩削萬事得序任天之便盎然皆吾性之流行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下同理而異氣氣拘而理隱于是有失其性命之正則不能無待於教聖人者繼天以立極者也故不特以其身為模範準繩而又設為禮樂刑

政以品節夫道使無太過不及之差是教因道立非以
强世也故曰修道之謂教學者茍知此義則知天人之
合一當由教而入以體道全性而求肖夫天矣何則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此言之則道者由天而來者
也天不息道亦不息自一物以至千萬物而無物不有
也天無間道亦無間自一息以至千萬世而無時不然
也須臾不可得而離也如其可離則是不出於天不根
於性者也夫豈道之謂哉道本不離於人則人之不可

離道也明矣然道率於性則欲不離道必存天命之性而後可也是故君子當事物方往思慮未作無所交於睹聞此心易於昏忘也必基命宥密於穆不已虔其秉目雖不睹而翼翼乎若有所防其所不睹者乃其所戒慎也耳雖不聞而凜凜乎若有所畏其所不聞者乃其所恐懼也一敬常存以立萬變之主宰則天載之神湛然常存於虛明之中而物交自不能引矣然人之一心動靜相為循環功力不可偏廢彼一念初動之時存於

中而未暴於外人固未有知之者以其在窈冥之際則謂之隱然既已有窈冥矣以其在恍惚之間則謂之微然既已有恍惚矣吾心之靈皎如日月而還以照吾心將理將欲從天從人無不洞見其纖悉而昭晰其端倪是天下之見者非見而莫見乎隱顯者非顯而莫顯乎微也蓋隱微者已所獨知氣始用事而善惡之幾也雖能存養於不睹不聞之時而於此弗慎將失其不睹不聞之初矣故君子之於獨知必精察於毫釐而抑遏於

微眇惟恐人欲得乘氣以肆也戒慎恐懼之心不敢以隱微而少怠至是而静之所養者誘之不能遷矣動静交養此君子所以常存天命之性而不離道於須臾者也夫語道而遡諸天命之性疑於幽深淵遠而不可及若見其可離焉者不知天命之流而為性人性之動而為情皆其機之不能已也道不外乎性性不離乎情心有所好惡而喜怒形焉情也心有所欣戚而哀樂形焉情也夫人而有之者也方其未感於物之時外内不接

人已不交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正亦無可見而何有於偏倚此則謂之曰中及其有感於物之際人已相形外内相對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無過不及隨感而通情非有所著而何有於乖戾此則謂之曰和是中也即所謂天命之性也和之所統會也至虛之實實而不匱天下卒未有外乎中而别為理者也如之何其不以大本屬也是和也即所謂率性之道也中之所流行也任天之動動而為則天下卒未有外乎和而别為軌

者也如之何其不以達道屬也道不外乎吾心此道之所以不可離也夫道以心為樞以天地萬物為量是故君子主敬以立中必使心之所存一天命之密藏而纖毫之偏私不得以雜之真能立天下之大本而致吾之中焉慎動以達和必使心之所發一性真之融洽而纖毫之乖氣不得以乘之真能行天下之達道而致吾之和焉由是而致中和於天地則健行不息順承有常若或秩之而無失其職矣由是而致中和於萬物則變化

各正光大咸亨若或煦之而無害其生矣此其於天地萬物非有加也夫亦得其常耳於吾心亦非有加也夫亦滿其量耳此之謂盡性此之謂盡道此之謂立教庶幾學問之極功哉

道不可離非是說不當離是說不可得而離或云如此則不關人事矣不知道本不離於人而人自離之便是魚跳而失水其警人不更切乎戒慎恐懼是存天命之性只是提起此心不要昏了不着力中着力

也　莫見乎隱節新說皆以隱微即是獨即是不睹不聞慎獨即是戒慎恐懼如此則重複了不如舊說為是　人心只有動靜二樣靜時主敬以培植根本將動又隄防私欲用功不過如此或言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而皆致其戒懼似覺顛倒至謂加謹於隱微亦不必然　鄧定宇云夫人之紛紛於外者惟見人而不見己故其神不專其道不寧子思以獨示之使知道吾之道學吾之學既求不愧於屋漏不

欺乎神明猶以為第二義何也有待而言也故中庸一書大要言誠此所以為聖學與　喜怒哀樂二句且勿說出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直至後二句方見看本文大本達道字自明言元來這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就是天命之性已發之和就是率性之道豈不是人人本具如何可離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情純乎性即是天命性非屬天情非屬人覯其所動而已矣　紹聞編云即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

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又云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不須說推以及之也　學者多疑致中和未必能位育於大學之平天下却不疑且令三辰無正五氣愆期山崩川竭五穀不登將萬物皆罹其殃可謂之天下平乎此是至理有何可疑　此章首言率性之謂道本不可離至所謂率性者不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率之而為達道即此推極之便天地位萬物育何等平常

這便是中庸之道

仲尼曰君子中庸　章

道率於天命之性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故其名曰中庸是道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固不擇君子小人而皆有然惟君子為能中庸小人則自以為中庸而反乎中庸者也蓋中涵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理及其既發則隨時變通不容執一此其道甚未易言其端甚不可開也故君子之中庸也以其人則君

子也戒慎恐懼之心中之所渾涵也而出之以應天下觀盈虛消息而執乎其中知進退存亡而裁之以正雖先王所未有天下所未聞而自我始之曰時則然也平常而非奇也此之謂時中而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以其人則小人也恣睢縱任之心中之所不載也而出之以為天下逆天地之常經以逞其私智亂聖王之典制以遂其姦心雖名教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而自彼蹈之亦曰時則然也平常而非過也此之謂無忌憚

而小人之中庸也是知自天下之有中庸也而君子乃能運其神於道之內以究旋乾轉坤之能自天下之有中庸也而小人乃得軼其欲於道之外以肆欺天罔人之惡强而名之教之所必由也僞而托之勢之所必至也吾且奈之何哉夫亦存吾之真是而已矣

纔說君子便是能戒慎恐懼的纔說時中定從戒慎恐懼來非君子二字便是言有君子之德也　紹聞編云易卦爻有中有正中則必正正未必中諸爻言

處此時地則合如此皆時中之道也又曰按易之言中惟在二五蓋必所居之位得中而後所行之道得中所居之位體也所行之道用也有體斯有用矣君子祇畏天命操存所受之中遇事變之來隨宜應之用雖萬變真體惟一人但見其神妙而無方而不知君子乃以中為主非以時為主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也一也允執也皆不變之名也君子而時中言其不變也非贊其神妙也常戒慎常恐懼乃

是精一乃能允執而不變在君子但名順應非神妙也故謂之中庸正與無忌憚相反　先儒言欲知中庸無如權此似錯看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所執之中求之楊墨之間自是子莫之中非堯舜允執之中也孟子言子莫執其所謂中而不知吾道之有權非言子莫之中有權便是聖人之中也且言中即不須權權秤錘也所以稱量而求中也既中矣安所用權　君子時中尤於世變之大者見之時者天

之所為也敢不敬乎故有時而不得已為古今未有之事如堯舜湯武伊尹周公皆其不敢不如是耳近日一講學者曰為善而有忌憚做不得真君子為惡而有忌憚做不得真小人嗟乎是何言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夫子有言曰世之求道者未當不求其至而不知人之所難能者非至也惟夫中庸者是無過不及而平常之道

也根於天命而本乎人情大聖大賢無所加於毫末愚夫愚婦不可離於須臾蓋此道之外更無他道非此道者不名為道豈非天下之至道乎故修之自上謂之建極率之自下謂之歸極此上世之化也當其時人心未鑿率性而動舉世皆中庸也自是以後為之民者聖人遠而教化息既各任其氣質之偏異端起而正道乖又皆奪於他岐之惑不能知者無望已其能知者率求之荒唐謬悠而非中庸也甚則不能知者亦舍其愚蒙之

心而真知喪矣不能行者無望已其能行者率求之奸詭譎怪而非中庸也甚則不能行者亦失其性命之情而良能汩矣此其來非一日之積也此君子之中庸所以不見於天下而小人之中庸乘之而出也豈不深可憂哉

至字要看的明白是大中至正的至字從庸處看出精妙來若一味說的精妙怎怪民鮮能

子曰道之不行也　章

承上章言衆人之所以鮮能乎中庸者以其拘於生禀而不能察也夫子有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由矣葢行者行其所真知也智者馳意高明於日用平常人之所當知者則以為不足知愚者安於淺陋於人所當知者又不能知焉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由矣葢明者明其所能行也賢者刻意詭激於日用平常人所當行者以為不足行不肖者溺於卑污於人所當行者又不能行焉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夫道亦何

嘗離於人哉彼過者自過而道卒不可踰也不及者自不及而道卒不可遺也人皆自昧其真知耳試觀天下之人莫不飲食而飲食之味即道也知飲食之味即真知也終日飲且食而知味者鮮矣則不察之過也察也者用其真知也用其真知則觸處皆道氣稟不能拘矣夫何不明不行之有

說道便是說中庸之道不必纏繞中字下文重知字

鄧定宇云道無不在而在口則能知味此是元解俗

說以飲食為道以味為道之中飲食安得稱道只是飲食中有道耳中方是道正方是味味不必添正字道不必添中字即人自不察察字亦無害然似非本文語氣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章

承上章言道既不行必智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引夫子稱舜之言曰凡人之喜於自用者非獨其心之不虛亦愚惑之所使也故大愚大惑自用愈甚若舜者其大

知也與何以見其智之大也蓋舜視天下之人無貴賤皆智也故無所不問而且好問焉視好問之言無精粗皆理也故邇言必察而且好察焉察其所言有未善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於善之中其論不同未必皆合乎中也則執其衆論不同之極致而擇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既得其中則民之中即已之中也遂用其中於民而舍已以從之夫不自用而取諸人虛受之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明徹之體如日月之

無不照臨此舜之所以為舜者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
而道之所以行也

惟大智方能好問云云非因問察而後智始大也

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
理用其中於民言用民之中也或曰民安得便有中
只是措諸經綸事業正見其行之至處此論甚固譬
如取水海中澄清而飲之便是飲海中水或又曰岳
牧卿士皆所咨詢不可概言民如此則上文民鮮能

久矣豈卿士大夫皆能中庸惟百姓鮮能耶自心不開專靠俗說未有不糊塗者是以聊舉一二耳　求了凡曰凡有事不問而行即是弗詢之謀縱行的十分是當已先錯了也且弗詢之謀豈皆不善哉聖人所以勿庸者以其不通於人心也此語極是　此章說舜大智只重不自用而取諸人一句其餘廣大光明等俱無緊要

子曰人皆曰予知　章

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道惟智者足以知之而智者不多有吾何以知其不智哉以其不自知也且古聖人之大智不自以為智而天下之人人人皆曰予智蓋人生而皆有知覺皆知趨利避害人遂以此為智而其所謂害者安知其不為利而反避之其所謂利者安知其不為害而反趨之致皆為智所驅而納之罟擭陷阱之中將舉世之人莫之知避亦安得有智者乎此猶常人無足怪也

人之學道者皆自謂智使其果智耶宜知中庸之不可離矣乃其意見之偶合性真之時露或擇乎中庸而行之未幾而頗僻奇衺之見乘焉遂厭薄其平常不能朞月守也是暫由坦塗以為不若罟擭陷阱而復驅而納之也此非能真知中庸者也亦安得為智乎夫人知其為罟擭陷阱則孰肯驅而納之其所以莫知避者以其視為可樂故也而反以其納之為智也知其為中庸則孰肯擇而舍之其所以莫能守者以其視為無奇故也

而反以其舍之為智也不智可以學而智不智而自以為智則終不可以入於吾道之正矣此賢智之所以害道也

莫之知避莫字見舉世皆然不能朞月守不字是就其能擇中庸者而言

子曰回之為人也　章

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引夫子稱回之言曰回之為人智人也真知道之所謂中庸者

故於事物之來辨別於毫釐纖悉之間以求乎中庸及得一中庸之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復失之於過與不及也是其見之真而行之力回之為人如此夫豈能擇而不能守者比哉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真知在擇之先不知中庸如何能擇正如舜惟大智乃能問察也或以善是繼之者善之善只有一箇更無兩箇此未必然當自得之未易言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章

承上章必如舜之智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故引夫子之言曰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資質之明敏而力能勉者則均之無難也爵祿人之所戀未易辭也然資質之廉潔而力能勉者則辭之無難也白刃人之所畏未易蹈也然資質之勇敢而力能勉者則蹈之無難也夫此三者皆世所謂非常可喜之事愚不肖之所無望而賢智之中

尤稱卓犖者也此其人豈不視天下無不可能者哉不知此三者皆事也未足為道也中庸之道平淡無奇而至理具足中和即性命之精離之不可而率之無所容心易簡即神化之奥畀之不可而過之輒為叛道非惟愚不肖者不能企及即賢智者竭其智識力量而為之而失之愈遠與愚不肖等耳是以能彼三者代不乏人而求其喜怒哀樂之中節不可得也中庸豈可能哉要之中庸而必不可能則不謂之中庸惟賢智者皆趨於

非常可喜之事而不求諸率性之道是以恒見其不可能耳豈所以槪時中之君子哉

智仁勇之說頗為牽强不必用中庸不可能要講的斟酌若說的太難太古董便差不可能是人自不能非中庸本不可能

子路問强　章

承上章言中庸不可能必有君子之强而後能之故引夫子荅子路之事謂夫昔者子路好勇故問强於夫子

蓋以任道者非强不能也夫子告之曰夫强固有不同者汝之所謂强乃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汝學者之所當强與彼其含容巽順以誨人之所不及雖横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强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强是强也雖囿於風氣而猶近乎義理者也故君子居之若夫安於金革若以為袵席而寢處其中者雖死於金革而不厭此北方之强也蓋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强是强也則為風氣

所囿而純乎血氣也故强者居之夫强者之所居固非學者之所尚即居於南方之强者亦非中庸之君子也君子之强何如蓋凡和以處衆者易至於流君子於此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違理以同俗而至於流是天下所易溺而不為之溺有以自勝其汩情之私也不亦矯哉其强乎凡違衆獨立者易至於倚君子於此則能自信其是不肯易方以從衆而至於倚是人情所易傾而不為之傾有以自勝其亂性之欲也不亦矯哉其强乎國

之有道上下交而德業成此其時也君子進而立朝必有所建明以佐方亨之運不敢以時可苟容而頓改其未達之守夫有道變塞世人以為無害而君子獨否此其道在必行而不以隱顯殊致則君子之强哉矯也國之無道天地閉而賢人隱此其時也君子退而在野必有以自樂而利幽人之貞雖至於終身莫知而罔易其生平之操夫無道不變世人以為至難而君子獨否此其道在勿用而不以久暫渝情則又君子之强哉矯也

凡此皆德性之用非血氣之用學者之所謂強也

中立中字非中和之中淮南子云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此中立之說也中立已是不倚了不須又說不倚便有中立到底之意是不以毁譽利害而詭隨遷就也　絅聞編云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顛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

有道之時優游富貴易於完其名節所以多變其未
達之守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何嘗以堯舜
在上羣賢滿朝而不行其志如此看方是
子曰素隱行怪章
此承上數章而結言之故引夫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
求隱僻之理而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而行
人之所不能行人情厭常喜新豈惟當世稱之後世亦
或有稱述之者是所知所行皆非中庸也非中庸則非

道也如是而有述吾弗為之矣有君子者知隱怪之為非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但其精神倦於平常力量盡於無述半途而竟廢焉夫不能遵道吾無望焉耳矣既能遵道則亦知中庸之妙矣吾不徒責其遂已而實駭其能已若我則恒患不得其所謂道者而遵之耳既得其所謂道者而遵之則味之而愈無窮體之而愈無盡終吾之身舍此無可遵也半塗可廢末路何由吾雖欲已亦不能已矣至若君子者其於中庸知之既真則

以之為依不可須臾離也雖其平淡無奇不足以驚世而駭俗以至遺逸於世而不見知於人益以信吾道之果為中庸而此心初無所悔焉夫謂之依乎中庸則遵道不足言矣謂之遯世不悔則不廢不待言矣此天聰明之盡也其見道真也盡性命之極也其與道一也唯聖者能之耳吾豈敢當之哉夫以孔子聖者而不以中庸自居益以見中庸之不可能也與

遵守依守俱是說行中庸知在行之先有謂知依乎

中庸行依乎中庸者差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世之賢智之人每病執有者之為粗而索隱以為知不知離有以索隱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盈天地之所生所化無物非道也然歷歷而數之無一非物無一物名為道者蓋道藏乎物之中矣窮世運之既往方來無事非道也然縷縷而析之無一非事無一事名為道者蓋道潛乎事之

內矣是其有也天下之富有也亦天下之妙有也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隱則無可容言矣何以言乎道之費也夫婦之愚道宜若無所知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與知焉蓋夫婦不知即不可以為道也至於語道之全體則雖以生知之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蓋斯道之散殊無極固非一人之耳目心思所能周也則聖人之知容亦有所遺矣夫婦之不肖於道宜若無所能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與能焉蓋夫婦不能即不可

以為道也至於語道之全體則雖以安行之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蓋斯道之分量無窮固非一人之設施措置所能盡也則聖人之能容亦有所病矣豈惟聖人即資始資生天地若彼其大也然要之天地亦囿於形器者也故生成不能無偏氣運不能無過人之致憾於天地者亦有之矣故君子語道之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可見此道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凡載物者必大於其所載者也而道乘乎器之表不可得而限也豈有

能出於其外而載之者乎語道之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可見此道無物不體而其小無内凡破物者必小於其所破者也而道貫乎形之中不可得而析也豈有能入於其内而破之者乎道之無不在也如此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蓋詩人仰而見夫鳶之飛於天而即見夫道之昭著於上也俯而見夫魚之躍於淵而即見夫道之昭著於下也味詩人之言而盈天地間瀰漫布濩絪縕摩盪有無間不可育之物則有無

間不容息之氣有無間不容息之氣則有無間不可乘之理觸目會心莫非道也而又孰能以載之孰能以破之合而觀之求道於未有天地之前無可言也求道於既有天地之後則有男女斯有夫婦有夫婦斯有夫婦之道一唱一隨太極之精呈於人事矣非道之造端乎即夫婦之道而要其至則健者為陽順者為陰對待而摩者天地之所以成法象也而斯道昭乎其間矣陽主於施陰主於受流行而盪者天地之所以成化工也而

斯道塞乎其間矣其至即造端之至安見夫婦之為小其端即極至之端安見天地之為大夫婦以道而大天地以道而失其大道之費至此孰知其所由然而外此寧有隱之可索哉

夫婦知能斷作居室説近來只泛説云作居室大褻俗人之見可笑天地只是箇夫婦耳聖人不知不能是真不知不能要替聖人回護亦不是且休説别事只如武周追王三王堯舜禹湯都未想到堯舜不能

化其子周公不能化其兄只孝弟慈之内便知能不盡　天地有憾只是災祥寒暑不得其正之類若說天不能載地不能覆何曾有人如此憾天地來　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子曰道不遠人　章

道者人之道也方其有生之初天命之賦予以成性者其真體固不可離及其形生之後天命之流注於人心

者其真機亦未嘗息因心自然即事昭著蕩蕩平平人所共由夫何遠於人哉乃世之賢智之人卑視人而高視道必欲於日用倫常之外窮其所不可知驚其所不可及不知為道者求其所以為人者也天下之人皆人也我亦人也遠於人是遠於我也我自為道而遠於我欲何為哉存之則非中和之德夫何益於身心出之必無位育之功亦何用於天下夫豈可以為道哉道不遠人此立教者所以止於修道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夫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别故伐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何也以其為物也物之與物固不可得而一也若夫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别君子有見於此故其為教也以人身本具夫道而舍之不由以入於非道故以其本具者而切劘砥礪之使改其非道非道既改則其所本具者已完於是即止不治豈於性分之外而有所增益哉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

道也夫欲知道之不遠於人當觀人之所以不遠於道忠恕下學之事未可即謂之道然道根於性而含於心此心一隔於形骸則私私之去道也遠此心一存乎忠恕則公公之去道也近忠恕者以人合天之路也何謂忠恕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此忠恕之事也夫豈不可以近道哉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也蓋某也知道

之不遠而嘗為道矣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某則未能一焉四者非他也所求乎子以事已者如此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以事已者如此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以事已者如此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於已者如此反求乎已之先施於彼者未能如此也吾其能以但已哉彼以子臣弟友之道而體之於身者庸德也人或忽其庸而求為奇行吾

其行之而踐其實乎以是道而出之於口者庸言也人或忽其庸而别為高談吾其謹之而擇其可乎惟行之然後知其難盡故或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憂德之不進雖欲不勉而此心不敢也惟謹之然後知其易過故或至於有餘有餘則恥躬之不逮雖欲盡言而此心不敢也不敢盡則有餘者恒不足而言能顧行不敢不勉則不足者恒有餘而行能顧言言行相顧則是菲言厚行而典朴之意獨完歛華歸實而悃愊之風可想豈不

慥慥乎其君子乎此某之所自責自修以求其有得者也豈敢遠人以為道哉

忠恕元未是道明說違道不遠註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違穀七里未可便謂之穀只是未到也所以說生熟安勉者俱不是忠恕做熟也只是忠恕或云曾子如何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曰再理會去　某未能一是聖人看的徹底而不肯自居　揚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忠恕二節出題有以忠

恕立說者頗為牽强然不如此則如摶沙從之亦可於下文宜云己之所不欲不可施之於人況君父乎況吾兄吾友乎　所求臣二句時文有作以臣道望天下之為人臣者不作事己此說亦有理

君子素其位而行　章

道之不遠人也以隨人而各足也亦以隨在而可行也身之見在謂之位位不可虛必有所可行者君子隨其見在之位而行吾之所當行行吾之所得行若夫窮通

得喪懸之天進退予奪屬之人是皆外也性分之內不容自怠舍此而有所覬覦君子何敢焉職分之內不可勝為舍此而有所誘慕君子何暇焉何以言其素位而行也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兼善天下非特不驕不淫而已素貧賤則行乎貧賤修身自見非特不諂不懾而已言忠信行篤敬素夷狄而行夷狄也內文明外柔順素患難而行患難也夫一君子也而隨在皆行其素則身之所入其中者不能皆順而無逆而我之所以為我者

實則常得而無失隨時從道非惟可以富貴即困窮拂鬱之鄉皆有以遂吾志而疇能以奪之秉心有常非惟忘乎貧賤即震撼戹塞之地皆有以適吾情而奚足以累之夫素位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既自得則又何願乎外焉是故其在上位則行乎上位者即其所願若急於下之我從而一毫督責之是陵也君子不然其在下位則行乎下位者即其所願若覬乎上之我知而一毫媚悦之是援也君子不然夫陵援生於有求怨生於求

而不得君子素位而行正已於上下之間而無所求於人無所求則無不得而又何怨乎蓋正已則無不自得也無求則不得亦得也是故不得於天吾不以為命之窮而有所怨不得於人吾不以為人之非而有所尤惟無願外之心故無不足之願君子之為君子如此由此觀之故知素位而行則無不自得是蕩蕩平平之道所謂易也素位之外是有命焉非人所得與也君子行素而不願外其居易以俟命者乎若小人則強生意智自

驅於罟擭陷阱之中而欲以得非意之福行險以僥倖而已居易而不得猶之為易也行險而得之猶之為險也此君子所以為吉小人所以為凶哉孔子嘗有言曰射雖一藝而其道有似乎君子以射者失諸正鵠而不中則反求諸身以為吾内體之未正也外體之未直也故素位而行猶之射也行之而有不得是失諸正鵠也射者正已而後發此身之外無所以命中者其有不中反身而已矣君子正已而不求此身之外無所以求得

者其有不得反身而已矣順逆險夷之間上下天人之際不能如意者皆用以省吾身之闕而密正已之功小人忘身而願乎其外君子因外而反求諸身故曰射有似乎君子也

紹聞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發明箇位不同而人所以處之之理又云有一等人雖素位而行或不能不少願乎外又有一等人雖不願乎外却不去素位而行故下文分析言之以足其意其實自得内含

有不願乎外之意正已内含有素位而行之意雖分而不害其為合也此説極妙余甞疑朱子分析之過得此乃了然矣　無入不自得自得是不失已對爽然自失看便有樂意人不失已樂在其中　既説君子則陵援字要斟酌治人不治而督責之便是陵一毫求知便是援還都是好一邉或謂在上位知富貴之非泰在下位知貧賤之非約不似説君子余曽作此題亦差　末節反求諸身内無不尤人意

君子之道辟如章

道一而已愚不肖者安於卑近賢智者騖於高遠而賢智之失為甚夫君子之道猶地之有遠邇高卑也然地之遠邇高卑有形故人不能越道之遠邇高卑無形則凌躐之弊生矣殊不知邇即所以為遠舍邇而求遠者非吾道也其如行遠之必自邇乎卑即所以為高舍卑而求高者非吾道也其如登高之必自卑乎詩不云乎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言有洽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躭言

有敦也而繼之曰其宜爾室家矣乎其樂爾妻孥矣乎孔子讀而讃之曰允若茲父母其順矣乎夫一家之中懽然相愛藹然相接此亦平常之事耳而詩人之詠歎何其深也孔子之讃美何其極也人倫居室之間愚夫愚婦無異於聖人家庭日用之道易知簡能即通乎天地故非中和之極則一家之太和必不成即位育之化惟二人之克諧斯可致孰邇之非遠耶孰卑之非高耶行之不已以至於遠則知邇可即遠在也升之以漸以

至於高則知下學即上達也彼賢智之過由未知道之所在耳

首節重二必字見得不如此便不是道此處只虛虛說直到引詩及聖言方見其意詩與聖言從咏歎讚美言外見出道之卑邇高遠俱不外此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自道生天地而鬼神行乎其間矣天地無為而鬼神效其能天地無象而鬼神妙其有以二氣言則分陰分陽

所謂對待者摩也以一氣言則根陰根陽所謂流行者盪也鬼神之德侔乎天地其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夫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疑於虛寂而無物矣然天下之物莫非陰陽之氣而鬼神則為陰陽之靈故凡有形之可見者皆鬼神之所以形其形有聲之可聞者皆鬼神之所以聲其聲物為鬼神之寓而默運於其中雖欲遺之不可得而遺也且以祭祀之一端驗之天下之人亦涣矣而鬼神默有以使之齋明

焉而內心敬也盛服焉而外心敬也以承乎祭祀當此之時陟降之靈流通於苾芬者覺意象之可即往來之神動盪於氤氳者恍變動之不拘洋洋乎如在其上也又如在其左右也英爽浮動通於人心之鬼神而瞿然其或見之肅然其或聞之敢不敬乎故抑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言如在也矧可射思言必敬也觀於祭祀之時而可以知體物不遺之實矣夫不見不聞何其微也體物不遺又何顯也既微矣而其顯如此鬼神何

以能然哉蓋誠也者無極之真也既生天而生地二五之精也遂神鬼而神神無形而有其理故萬物由之以受象無聲而有其理故萬物由之以受響此其所以不可揜如此也然則誠者其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乎學者知此則不睹不聞之中雖欲不戒懼而不可得矣故夫子他日有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祭祀乃鬼神體物之一端微之顯節只是明視而不見節之所以然不說祭祀註甚明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章

孝為庸行之常而聖人之德無以加焉若稽古帝舜其大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也蓋凡挾一善者無忝於所生矣舜則邁迹自身重華協帝而德為聖人所以顯其親者至矣一命一爵莫不以為尊舜則由有鰥而受終文祖所以尊其親者至矣一邑一國亦足以為養舜則起歷山而君臨有虞富有四海之內所以養其親者至矣禘黃帝而郊嚳以配天祖顓頊而宗堯以尚德宗

廟來格於馨香先世不有光乎虞思續商均之祀胡公開田齊之國子孫永延乎茅土廟食其有窮乎舜之德福兼隆如此豈不亘古鮮儷哉然皆以父母之身而為之以歸於親者也此之謂大孝也夫舜之獲福之備也則其德之所致也德為聖人固其所以為大孝而孝先百行尤其所以為大德如是而福能外之哉故大德如舜者耕稼之夫一旦而膺圖籙得其位矣是以大德必之也糗草之士一旦而享玉食得其禄矣是以大德必

之也名生於德亦福之至也舜之法天下傳後世德大者
名必鴻也壽禀於命尤福之首也舜之歷年多施澤久德
大者壽必永也夫福者天之所畀也而大德可以必之則
以天非蒼蒼冥冥而已也其鑒觀神矣故天以生物爲心
無一物不欲長養加厚也然亦必因其質性之可厚者而
加厚焉故根本完固物之栽者也則和氣流行自與之相
入而滋息以益之若本實先撥物既傾矣生機與化機渙
不相守則氣越散以摧之安得而加厚哉天之篤物且必

因其材則大德之獲福也夫何不可必之有不觀諸詩乎大雅假樂之篇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令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有位之人由是天見其可以覆養天下而受禄於天抑且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而受禄之無已也以此觀之則舜有是大德而受命也豈偶也哉堯之後而有舜也重華協帝必不虛生唐之後而為虞也歷數在躬必不可易葢不待師錫贊其烝烝四門歸其穆穆受命之符在乎往田之日矣不然嘉樂受禄詩人豈欺我哉

紹聞編云舜之德業如此其盛豈是於分外有所加舜只是於所本有者能做得盡耳　天之生物因材而篤見得天心好生意在篤厚而物不能盡如天意重栽培一邊　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自吾夫子始發之而萬世始知三聖人之孝吾夫子以匹夫師萬世其孝詎不大哉惜乎後世無聖人贊明之者漢人有言孔子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似也亦何足以知之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道者中庸者也中庸者隨時者也自唐虞垂允執之訓蓋聖聖相承焉而尤於我周之三聖人見之且聖人之生不能必其無憂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之父則王季也明類克君者也文王之子則武王也聰明作后者也以文王之止於孝固已善述而賢父作之於前王家之勤述之者可無改矣以文王之止於慈固已善作而聖子述之於後厥志之承作之者為有光矣在文王

小心翼翼夫豈宴然無為者乃宇宙精英悉萃於祖孫父子乾坤曠事特隆於唐虞夏商故文王無憂者其遭時隆也夫武王何以述哉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猶未集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見紂惡之不悛於是一着戎衣以伐紂而遂有天下夫以臣伐君宜乎失其名也然其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身終不失顯名於天下其尊則為天子升列侯而九重矣其富則有四海之内化岐周而一統

矣上馬宗廟享其祭七世之廟其所妥右也下焉子孫保其業八百之歷其所光啟也王業之盛如此固以伐君得之者也無論非太王王季之意亦豈文王之意哉然以值貫盈之惡不得辭惟均之罪此武王之所以稱纉緒也時也夫武王之纉緒是武王之德也順殷之有年而後興牧野之師受天之命其年則已老矣未及成文王之德也合文武之德而成之者不在後王乎然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人臣而攝天子之位以元聖而當

制作之時固不得守區區之臣節而無所以成先德也是故推文王之心以古公季歷肇基王迹者也身為天子而二祖獨不得有天子之號不忍也則從而追王焉祖紺以上至於后稷建邦啓土者也身為天子而先公獨不得享天子之祭又不忍也則從而上祀以天子之禮焉此追崇之典自古所無而周公特以義起者也報本追遠之道可謂至隆極盛矣然猶未也木本水源之思人孰無是心乎於是又以斯禮而推之制之為禮下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以盡其報本追遠之意禮從死而不從生夏商塟祭之禮未善也則著之為禮諸侯世其貴庶人世其賤則其禮亦相世也無容異矣若父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則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者藏也藏死者之魄則用其死者之爵詒死者以安也祭者繼也繼生者之養則用其生者之禄申生者之情也降親而不降貴夏商喪服之禮未善也則著之為禮期年之喪自庶人而上

達乎大夫大夫降諸侯絕矣三年之喪自庶人而上達乎天子無或異焉何也期年之喪諸父昆弟之喪也其分殊其情疎親不敵貴也若夫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昊天罔極豈以貴賤而有二乎是周公之制作豈非時中之道哉要之時遭其隆則文王獨稱無憂時際其可則武周大有所為此聖人所以同一道與

三聖之中武王之事更為難言是以前節既說不失天下之顯名以見武王伐紂乃順天應人之舉後節

又説武王末受命見得紂之惡已爲天人所不容矣而武王體文王以服事殷之志猶未敢遽伐之也直至紂惡貫盈無有悛心乃興牧野之師是以年老乃受命爲天子也此句宜重看過文方説德未成意

追王之典自古所無此意不可少見得周公制作之時舊説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重祭一邊此太泥下文只是人人得隨其分以盡報本追遠之心便是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自古之稱聖人者未有不自致其孝者也而亦各成其孝大孝烝烝之後若武王周公者其達孝矣乎舉平生之精神心術悉用之以事親而子情無乎不慊舉天縱之聰明睿知悉用之以廣孝而衆志無乎不通致愛致慤流為四表之懽心盡制盡倫巹為兩間之和氣葢武周之孝無以加於古之聖人而人子之所欲效於親者則至是而始盡即天地神明無不可通而況於人乎故名之曰達孝夫孝者非特以親者子之天地也親即子

也子即親也天下之道非一人一力之所能盡亦非一時一世之所能盡也善作善始在先人善繼善述在後人道之可為者不必先人之志嘗欲之吾之心先人之心也畢吾之智慮而圖維之以竟其貽燕之意即先人復起所存必出於此是其志永續而罔斁也夫是之謂善繼其志道之可為者不必先人之身嘗行之吾之身先人之身也殫吾之力量而規恢之以成其積累之功即先人復起所為必出於此是其事率循而不忌也夫

是之謂善述其事夫以我周先王之世世德而繼述之者又若此其善則是合羣聖為一人何志不徹聚累代為一世何事不成周道之隆亘古莫及則武周之繼述為之也可不謂之達孝哉繼述之事未易悉也夫存亡形而屬絶遠者莫要於祭今以武周所制之祭禮言之當春秋之時人子露濡而思霜降而悲於是享祀之典行焉則見其祖廟修之几筵告潔而守祧者勤矣宗器陳之世澤如新而主器者謹矣設其裳衣焉以授尸也冀

其依之也薦其時食焉以備物也冀其嗜之也當其時
仰清廟之有嚴覩秘寶之無數觸遺容於黼扆昭明信
於苾芬其於先王羹墻見之矣繼述云乎哉夫祀禮之
行既致孝於祖考矣又推及於子孫臣庶焉彼宗廟之
禮合羣廟之主而祫之於三年則合羣廟之子孫而羣
之於宗廟左右隨廟貌以定列南北因世次以奠位若
此者明準於幽而後嗣屬相傳有所考而不亂對越於
左序羣昭也駿奔於右序羣穆也族屬而情洽此宗廟

之義也異姓之賔來助祭者有公侯伯子男焉有卿大夫士焉其貴賤之等不可亂也序其爵焉所以辨貴賤也祭必有事如為宗而詔相為祝而祝嘏與夫贊祼獻執籩豆之類皆事也必於同姓異姓之中而擇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是祭以任事為賢而序其事焉所以辨賢也序爵以辨貴賤者若在所晷矣乃以祭將畢之時兄弟子之少者舉觶於兄弟之長者賔之子少者舉觶於賔之長者長兄弟取觶酌酒以飲

長賓曰獻長賓取觶酌酒以飲長兄弟曰酢長兄弟則先尊飲而復飲賓曰酬於是兄弟及衆賓皆如是獻酬而交錯以遍焉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行旅酬之禮使下為上舉觶者正所以逮及賤者使亦得因事以伸其敬也序事以辨賢則老者若在所簡矣乃於祭既畢之時異姓之賓皆退獨燕同姓之親於别寢而以毛髮之色别長幼為坐次蓋天下之達尊三而齒居其一故燕毛以序齒而於老者獨加敬也當序昭穆之時昭

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至於下下長長之義則又見於旅酬燕毛之中是其一祭祀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而天下之事盡矣蓋祭祀之禮夏殷以上皆行之而仁至義盡則至武周而大備皆其體先王之志與事而為之者也由今而觀武周祭祀之禮可以見其孝矣何則先王往矣其祭祀於宗廟也必有對越神明之位焉必有品節文章

之禮焉必有鏗鏘和樂之樂焉今武王周公之祭祀於宗廟踐先王之位由舊迹也行先王之禮守遺儀也奏先王之樂聽始音也當此之時君蒿悽愴之感陟降左右之思豈徒然哉是故先王之所敬者祖考也祭祀之禮一舉則精神聚於既散之餘音容見於如在之頃所以敬其所尊也先王之所愛者子孫臣庶也祭祀之禮一行則藹藹乎禮意之曲盡肫肫乎恩厚之周流所以愛其所親也夫孝子之於親死則哀之耳以為不得事

之也武周以爲吾身在是先王猶生也事之盡其道如事生焉孝子之於親亡則思之耳以爲不得事之也武周以爲吾身在是先王尚存也事之盡其道如事存焉故其敬所尊也若與先王共敬之也其愛所親也若與先王共愛之也然則武周不特可謂孝子蓋孝之至也至也者盡也古今此孝古今此心吾之孝道盡即天下萬世之孝道盡吾之孝思盡即天下萬世之孝思盡故孝之至也者孝之達也夫其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

總而言之外祀則有郊社之禮焉內祀則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蓋以天地覆育德至大也故郊社焉以享之尊天而統於宗子親地而及於庶子視上帝如父母而致孝以通其感與其所以事父母者一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蓋以祖宗啟佑德罔極也故宗廟焉以享之禮隆於至尊而不為專孝廣於天下而不為僭視祖先如上帝而致敬以極

其報與其所以祀上帝者一也是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為深遠而難明也苟有能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真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其知非考究而知之也非思索而知之也與帝同德先明於所以事上帝而後明于郊社也與親同心先明於所以祀其先而後明於禘嘗也此理既明何所不明其於治國不猶示諸掌乎武周制禮之義其深如此皆其孝心之極思而繼述所以為善也豈不誠達孝哉

達孝註中天下之人通謂之孝或以稱譽言之或謂可以為天下之法皆未妥觀下文可見達也者通也暢也武周之孝直是做到極盡處天下人之心無不暢快如陽春一至物物熙怡前輩程文結云人之情所賴乎其後者無貴賤無大小欲其有繼述而已故繼志述事謂之達孝　踐其位三句最可玩味猶孔子所謂入廟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者也　示諸掌只重禮無不明不重

誠無不格蓋只是言其義之深耳　表了凡云武周制禮治國同是此心纔明此便是曉彼若説鬼神難事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此論甚高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祀小禮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祫祭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祭五帝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祭天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學詩能言而言不足以盡祭禮之意其義深也

哀公問政　治天下國家矣

昔夫子欲行周公之道復文武之舊蓋惓惓焉而魯周公之裔也父母之國也故哀公問政夫子告之曰古之治天下者必有政夫惟文武之政聖父聖子之所述作也聖君聖臣之所損益也之綱之紀有典有則可謂冠百王而獨盛矣此皆布在方策未嘗不存也但其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出焉又有臣如輔文武者以為之輔焉則精神齊一而休美並濟文武之

政可復舉矣若無是君臣則其政豈能以自行哉是則立政非難惟得人為難其人既存則其道也立政甚速猶地道之速於種樹也況文武之政咸正罔缺尤為易舉如樹中蒲盧然也夫政本易舉苟得人以舉之則其易也當何如是以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股肱良而後庶事康則人所當取也而取人又必以身元首明而後股肱良則身所當修也修身不必求之於遠也惟就吾身之常道而率由之則身修矣修道不必求之於外也惟

本吾心之惻怛而貫徹之則道修矣若是乎修身之在體仁也夫仁者善之長也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夫仁者何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生理莫不有惻隱之心在耳目為聰明在手足為持行非仁則生理滅矣故仁者即人之心也亦即人之身也仁固無所不愛而親者人身之所從生也故仁之所施惟愛吾之父母以及於九族愛莫切乎此矣由此而育萬民養萬物皆愛也皆包括於親親之中者也親親非仁之大者

乎義者何也人心之義與仁而俱來事物之至質之於心見其當然而不可易故義者事之宜也實乃心之宜也義固無所不宜而人之賢者天下之所謂仁人也故義之所施必見夫德之至貴而畀以奉之於凡正人君子舉不敢加之以勢分宜莫甚乎此矣由此而正萬民利萬物皆宜也皆資藉於尊賢之中者也尊賢非義之大者乎然親親必有其殺均之為愛而一本與九族不容以無別尊賢必有其等均之為敬而大賢小賢不容

以混施此何由生也人心之禮本有自然之天則而固不能無殺也而固不能無等也親親尊賢所謂愛敬者人道之極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由此為三千為三百皆殺也皆等也皆由親賢而推之者也然則禮之所施亦孰有大於親親尊賢者乎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以盡仁則必尊賢以輔仁然茍無知人之智則尊者不賢賢者不尊

君子遠小人進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此事親者不可以不知人也然知人之明聖帝以為難豈小智也哉必其盡性至命默契乎造化之神直窺夫道之大原而無所疑學造於知天則知天知人均之此知也藻鑑庶乎其不昏矣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知人以事親則備仁義禮智之道而厥身允修矣今舉修身之事而備言之道不遠於人率於吾性而天下之所共由而之焉者其道有五德惟寓於庸根於天命而天下之所共

得以行是道者其德有三五者何曰義之於君臣也親之於父子也别之於夫婦也序之於昆弟也信之於朋友也斯五者自天叙有典誰能外此以為道者是天下之達道也三者何曰知此之謂知體此之謂仁强此之謂勇斯三者自繼善成性孰非具此以為德者是天下之達德也然道行於德固也而德豈可以偽為哉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誠也以此立德則慥慥乎盡性而德無不修由是以此履道則肫肫乎盡倫而道無不舉一

以貫之而已矣若二三其德何道之能行乎夫以德行道者蓋亦有不同焉道為達道固人人所性之真知也然有氣極其清以天明為明生而知此道者有得清之多而不能無蔽必待學而後知此道者又有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困心衡慮而後知此道者其知雖有早暮之不一然及其知之則皆其所性之真知也其炯然而常覺者惟一知耳而庸别其為生知為學知為困知乎道為達道固人人所性之良能也然有質極其粹以天

能爲能安而行此道者有得粹之多而不能無雜知其爲利而行此道者又有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必勉力矯强而後行此道者其行雖有難易之不一然及其成功則皆其所性之良能也其坦然而宜適者惟一能耳而庸别其爲安行利行勉行乎夫有達德乃可以行達道生知安行者造位天德者也而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者亦能與之爲一則以德爲達德非絶德也生知者無待於學智之上也吾未能智而心之所好惟在於學孜孜

焉用志之不分則聞見日博而性天日啟其於智也近矣安行者不假於力仁之至也吾未能仁而道之所行必竭其力矻矻焉進修之不怠則道心常勝而私意不容其於仁也近矣生知安行者無所待於奮發而天下之大勇歸焉吾未能勇知智不若人之為凡庸也而恥之知仁不若人之為暴棄也而恥之恥則激激以為學學必好恥則奮發以為行行必力其於勇也不亦近乎近之而不已則能與之為一矣君子誠知斯三者真信

氣質之可以習而變也聖神之可以企而及也則必好學矣力行矣知恥矣則德可入而道可行知所以修身矣由是以己觀人則見其治人者其治己者也所以出身加民達鼓舞作興之用者豈外於修身而知之乎以一人觀萬人則見其治遠者其治近者也所以舉此加彼極裁成輔相之宜者豈外於治人而知之乎然則君欲修身以行政則三者豈可以不知哉

禮所生也此禮是性中之禮非先王所制之禮殺等

從此而生此處不宜用天字蓋仁義豈不由天而來

五倫之目或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　所以行之

者一也一指誠為是蓋此章是一篇長文字其實兩

箇行之者一也只虛說直到誠身方說出誠字來只

是文句太多人便看不出來且做舉業只得於此處

說出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所以行之者一也

夫天下國家不可以易為凡為天下國家者其經常可

久之道蓋有九焉九經謂何首則修身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次則尊賢蓋必尊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盡也道之所盡莫先於家也故於親則親之于以振夫敦睦之風由家以及朝廷則敬大臣焉政本所係禮之若賓師也體羣臣焉庶務攸分視之若股肱也由朝廷以及國則子庶民也有撫煦之愛焉來百工也有鼓舞之方焉由國以及天下則於遠人而柔之以適其願也于諸侯而懷之以結其心也此乃九經之目而自有其序

者然也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是故修身則道立而可為民表矣尊賢則疑有所質而不惑於理矣親親則上而諸父下而昆弟咸得其懽心而不我怨矣敬大臣則臨大事決大議皆有所資而不眩矣體羣臣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於我者重矣子庶民則君愛民如子民愛君如父母而百姓勸矣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而財用足矣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四方來歸矣懷諸

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天下自畏矣夫九經固有其效然九經之所以為九經者何如齋明以一其内盛服以齊其外察之於方動之時非禮不動則内外交養動静不違此所以修身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使天下之士皆有願立於其朝之心此所以勸賢也尊其位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禄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也非所以勸親親乎官屬衆盛

足任使令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非所以勸大臣乎忠信而待之也誠重祿而養之也厚使士無上疑下忌之嫌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於趨事赴功非所以勸士乎人情莫不欲逸也則使之以時亦莫不欲富也則薄其稅斂而所以勸百姓之道在是矣日有省月有試以程其能餼廩必稱其事因功以償其勞使情者勉能者勸而所以勸百工之道在是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豈其委積以迎其來願留吾國者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

强其所不欲以矜其所不能此非所以柔遠人乎諸侯之國皆神明之冑其上世皆有功德於民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比年使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卿一大聘五年君來一朝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也我之宴賜乎彼者則從其厚彼之貢納於已者則從其薄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也此非所以懷諸侯之道乎九經之事如此然一有不誠則九者皆為虚文故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

是九經者一也一也者誠也誠則心無偽妄事皆真實言修身則實能修身言尊賢則實能尊賢言親親則實能親親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此九經之實也

九經先言修身修其所以為天下國家者也君道也次當言大臣却説尊賢謂之臣則共治天下國家者也謂之賢則能修其身而吾之所賴以修身者也師在其中不特臣之而已漢人有言紫宫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少微處

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極者天帝之常居也太微帝廷也而處士即在其次尊賢之次於修身其象在乎天矣　處士在帝廷之次女宫在後故尊賢必遠色知人在知天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　周禮春獻素秋獻成素者形法定也飾治畢爲成是省試之意　節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是也委積畜聚也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在

其家　春秋時霸國有無歲不聘如鄭之於晉者乃知先王之仁不可及也

凡事豫則立　至末

由是言之可見凡事先立乎誠而素豫吾內則事以有本而立不先立乎誠而襲取於外則事以無本而廢蓋誠者一也二三則亂一則定故豫也者前定也有所言則以前定而當理無愆不跲矣有所事則以前定而體信達順不困矣有所以立吾之行則以前定而德行可

成内省不疚矣言事行皆由道而出者也道以前定之故根本先立足以泛應而不窮矣又何跲何困何疚之有君請以在下位者觀之蓋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民其道在乎獲上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悦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朋友不信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茍合也其道在乎順親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而

欲順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誠身誠身者由心之所存以至四肢百骸之所發渾然一真實而無妄則孝為誠孝乃可以順親若反身不誠則其孝亦不誠不能順乎親心矣然誠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乎明善明善者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則意念必真乃可以誠身若不明乎善則或以妄為常不能誠乎身矣身一誠而順親而信友而獲上皆一以貫之矣故曰凡事豫則立也夫誠者何也具

於人而原于天者也真實無妄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以復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夫天人一道也以世有誠之者遂分而為二若以誠而求諸其人則不待勉强而於道無不中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而所知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與天為一人之中所謂聖人者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不勉則必審擇於事物之中以求其所謂至善不易

者既得之則固以守之不至於至誠不已也然是誠之之事其目有五以學知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盡師友之情既問矣然後有可思也必慎而思之以致其精不失之泛濫不失之穿鑿也既思矣然後有可辨也必明而辨之以極其當別公私於毫釐析是非於疑似也既辨矣然後可以見於行必篤而行之凡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以悃愊之意而躬行實踐非

徒以知識自炫焉以困知勉行者言之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知弗知弗措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是五者之功在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已則倍其功於百焉在學知利行者以十能之已則倍其功於千焉夫學問思辨四者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而篤行也者則利行勉行者

之所以固執夫善也學者於此道惟恐安於愚柔而不能耳若果能盡此擇善之道乎人雖至愚亦有真覺研窮之久愚之變而為明可必也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况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道乎人雖至柔亦有良能踐履之熟柔之變而為强可必也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况未至於柔者乎明即知强即勇而仁在其中矣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欲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修身乎

先立乎誠便是豫非是豫養乎誠訦豫立乎誠者亦不是了前定只是一箇前定如黄河萬派只是崑崙一脉從在下位一氣説到誠身誠身了許多事都一了百當有於獲上信友等逐句説箇豫字此將書作地理圖看過某處纔是某處只知豎説不知横説也仁者不言人心也而言人誠不言心而言誠身身即心也説身更妙　註以博學之一節為智仁為學知利行有弗學節為勇為困知勉行智仁勇如何離的

開此不可從　易云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言

有妄之道滅而無妄之道成也斯即所謂誠之者乎

學庸正說卷中